

A decorative border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cover, consisting of a red vine with heart-shaped leaves and small clusters of berries.

世界文學名著

人 與 超 人

蕭 伯 納 著
羅 牧 譯

MAN AND
SUPERMAN

By
BERNARD SHAW

Translated by
LO MU

世界文學名著

人與超人

譯 者 瑣 言

人與超人是蕭伯納在一八九二年出版了他的處女作鰥夫之家 (*Widower's House*) 十年後纔公於世的名作，在這十年中，他每年平均有一冊劇本出版，如武器與人 (*Arms and Man*) 牙提達 (*Candida*) 命運之人 (*The Man of Destiny*) 惡魔的弟子 (*Devil's Disciple*) 等，都是很著名的作品。但像人與超人這樣的大作，可說是沒有；難怪徐志摩先生說這是『一篇頂長，頂繁，頂囉嗦的戲』。有人以為，人家一說起王爾德，便令人想到沙樂美；一說起巴蕾，便令人想到彼得潘；但如果一說是蕭伯納，人家便會想到他的人與超人。在中國沙樂美，彼得潘都已繙譯出來了，但蕭老頭兒的人與超人的譯

本，反沒有見出世；雖然他的華倫夫人之職業，武器與人等是早已被繙譯出來了，聽說日本有些專門學校會拿牠來做課本用，而譯本也說是不止二三種。

他在人與超人的標題之下，還寫有『喜劇與哲學』(A Comedy and a Philosophy)幾個字，這是因為這書的內容是表現他的哲學思想的緣故。在書中他極力發揮他的『生之力』(Life force)的學說，以女人為代表宇宙的盲目的意志，以男子為實現那意志的工具，以這樣的處置法來望『超人』的出現。他以為凡是男與女發生關係時，女的永遠是追求的那方面，男的永遠是躲避的那方面。如果說武器與人，運命之人是他的破壞偶像的作品，那麼這人與超人可說是他的建設哲學的作品了。而且他對於這種哲學非常的自信，他自以為這是一種聖經。

這作品的初次上演，是在倫敦一九〇五年（即出版二年後）至次年舞臺劇社(The Stage Society)便把牠拿來上演，有些劇場把第三幕西耳拉山中的夢境省了去的，但有些劇場專把第三幕題名為『地獄裏的修玄』來上演的。一九三〇年，九月，譯後。

劇 中 人

約翰，旦涅（價克）

安，希特菲德（安娜）

希特菲德夫人

奧克台維阿斯，羅濱遜（台維）

梵阿勒，羅濱遜

羅白克，藍斯登

蘇發，藍斯登

黑克脫，馬羅侖

馬羅侖

亨利，斯脫來克而

革命家必攜的著者。

安娜的母親。

詩人。

他的妹。

英國紳士。

他的妹。

英國富豪的兒子。

他的父親。

旦涅的汽車夫。

侍婢

敏多遮

無政府主義者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好吵好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丟哇爾

牧羊者

惡魔

修玄

多爾亞, 安娜

石像

其他數人

四耳拉山的山賊首領,

法國人, 社會民主主義者。

第一幕

(羅白克，藍斯登在他的書室裏開着早晨發來的信，書室裝飾得充實而優雅，令人一見就知道主人是富有的。纖塵不露可以曉得至少在樓下有兩個女僕和一個侍婢，在樓上有一個不令他們有片刻之暇的管家婦。就是羅白克頭上也擦得光亮，在天氣晴朗陽光四射時，只要點點頭由反光作用，就能傳他的命令到距離遙遠的營房中。但除了這一點外沒有其他的事實可以表現出他是武人。他之所以具備他的安然自在的風格，他的好像期待着他人對他尊敬的态度。他的

從他榮達以來，沒有碰過反對者，又得着安間的優越的有勢力的因而令他享受決斷口氣的雙唇變爲溫和者，是由於他的活動的公民生活而來的。他不單是非常有名望的人，而且在有名望人之中是頭角崢嶸的人，在董事會中他是會長，在參事會會員裏他是市議會議員；在市議會議員中他是會長。不久將白得和魚膠一樣——在別方面看起來似乎不像魚膠的——四束鐵灰色的頭髮生長在兩片耳朵上，在突出得起角度的頰邊均勻地成爲兩對。他穿着黑色的大禮服，白色的緊馬甲和不黑又不清藍的模糊混合色的褲子，那是現在製布者用以迎合一班有名望者的脾胃的。他今天還沒有出去過，他仍然穿着他的拖鞋，他的鞋子已被預備着放在爐邊地毯上。他沒有男僕，也沒有拏速記本和打字機的書記，這可以令我們想到我們偉大的公民家庭生活，一點也沒有被時髦和新方法所煩擾過，一點也沒有被鐵路兼旅館業的經營所迷惑過。這種經營以兩 *guineas* (註一)

(註一)英國金幣名 *guinea* 等於二十一先令。

——包括頭等的來回車費——賣了您在Folkestone(註一)費了禮拜六和禮拜日過着好像真的紳士一樣的遊玩生活。

到底羅白克的年紀多大了？在思想劇中這問題是重要的。因為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一切事體依靠着他的青年期(註二)是屬於第六十年還是第八十年的問題上。他是生於1830年，從少年時起他就是個一神論者和自由貿易論者，從物種起源發行以後他是一個進化論者。結果他常被人列入爲新思想家和鐵面無私直言不憚的改革家。

坐在他的寫字檯邊，在他的右手旁他就有幾個面臨Portland Place(註三)的窗子。從這些窗子——如果窗簾有隙的話——和從舞臺前面，一樣地，好

(註一)佛克斯敦，倫敦海口之一。

(註二)結婚前之時代。

(註三)是在倫敦北面 Regent 花園，南通 Regent 街的大道。

奇觀客可以看見他的側面像。在他左邊是內牆，偉麗的書架靠着牆，牆的不太正中處就是門，隔離他稍遠。在他對面的牆壁邊幾條圓柱上掛着兩幅半像片，一個在他的左手邊的，是伯來脫（註一）其他一個，在他右手邊的，是斯賓塞；在他們中間懸着一幅彫刻的高不登（註二）的像；赫須黎的愛里阿特（註三）的放大照片；窩次（註四）的單色複寫的寓意畫（因為羅白克是一個以不了解美術者的熱誠來崇拜美術的人。）除這以外又有一幅去飯（Dupont）雕刻的有各代偉人的

（註一）約翰伯來脫英國演說政治家（1811-1856）1836年的 Anti-Corn-Law League 及 1867年 Reform Act 中之有名人物。

（註二）高不登與 Bright 同為反穀法會之人物。

（註三）愛里阿特原名 Mary Ann Evans 英之小說家詩家（1819-1880）Silas Marner, Milk on the Floss, Adam Bede 乃其代表作。

（註四）窩次世界聞名之英畫家他因 “Love and Death,” “Hope” 等幾幅畫而被稱為 “Foot Painter (1817-1901)”。

德拉羅什 (Delacroix) (註1) 的美術半圓堂壁畫。在他背後的牆邊，壁爐架上，有一幅模糊不清的家族照像。爲着因有事務而來訪的人客的方便的緣故，靠近寫字檯邊放着一張椅子，另外兩張椅子是擺在半身像間的壁下。

侍婢拿着一張訪客名刺走進來，羅白克接了名片，歡欣地點點頭。

藍斯登 請帶他來。

侍婢走出去，和人客一齊回來。

侍婢 魯濱遜先生。

魯濱遜先生實在是少有的漂亮青年，人家定會當作他在這劇中是做著愛人或被愛的角色，因爲我們不會想着在一個故事中能夠有第二個這樣動人的可愛的人物出現的。纖長而適當的身材，雅緻而新調的喪服，細小的頭，端整的容貌，美而短的髭，坦白正直，清楚的眼，渙發而健康的，顏色的艷麗，梳刷得很光亮的頭髮，雖然

(註1) 法畫家 (1798-1863) 他的最著名的畫就是在巴黎美術殿牆上所畫的壁畫。

不是捲的，但是組織美好顏色烏黑的，顯露性情溫和的拱形的眉毛，矗立的額門和整飭地突出的下顎，一切都表現着使人愛慕，然後又使人痛苦。雖然他是這樣，但仍然令人發生同情，因謂他具有吸人的誠實，熱誠的謙恭和親切，這是表示着他是一個有可愛氣質的人。他一出現時，藍斯登的面上就顯着好像父之對子的愛情和歡迎的表情，但一看見那少年面上帶着悲愁，身上穿着喪服走近前來時，藍斯登的表情便墜入適當的悲愁裏去了。藍斯登似乎是曉得這悲愁的性質。當來客靜靜地走近寫字桌時，老人便一言不發，站起來，越過桌子，握着他的手，那是籠罩着悠久的愛情的握手，這握手告訴着他們兩人共通的最近發生的悲愁的原委。

藍斯登（握完了手，高興起來）不要管牠罷，奧克台維阿斯，那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有時候我們一定要碰着牠的。請坐。

奧克台維阿斯坐下來客用的椅子。藍斯登坐回他的原位。

奧是的，我們一定要碰着牠的，藍先生，但我受他的照顧太多了。他爲我做了一切我父

親在世時纔能夠做的事體。

藍 您要曉得他是沒有自己的兒子啊。

奧 但他有女兒。並且他還對待我的妹妹和我一樣的好。而他是這樣的猝死！我常常打算謝謝他——讓他曉得我，實在是不應當受他的照顧，好像孩子受他父親的照顧一樣。但我期待着機會；而他現在死了。——一點死的徵候都沒有，他會不曉得我所感覺的。（他取出他的手巾，全不造作地哭起來。）

藍 那我們怎樣曉得，奧說不定他可以曉得呢？呀！不要悲傷！（奧抑住自己，攔起手巾。）好的，現在我告些事情安慰您罷。最後一次會見他，就是在這個房間裏。他對我說：『台維是氣量寬大的孩子，可做人榜樣的人物。我一看見他人從他的兒子那裏得着菲薄的照顧時，我就覺悟出我有勝過兒子萬倍的人。』那個怎樣，您覺得被安慰了罷？藍先生常對我說世上只有一個人可以做別人的榜樣，那個人就是羅白克，藍斯登。說那裏話，那是他的偏私：您要曉得我們都是舊交哩。但關於您他還常常說些別的

話不曉得可否告訴您！

奧
隨您想。

藍
那是關於他的女兒的事。

奧
(渴望地)關於安的啊，請您告訴我罷，藍先生。

藍
好的。他說他畢竟喜歡您不是他的兒子，因為他想異日安和您——(奧克面色飛

紅啊，或者我不應當告訴您的，但他是認真地這樣說的。)

奧
啊，我想只要我有機會！藍先生，您要曉得我是不在乎金錢和世人所謂地位的。爲着

這種事情奮鬥我是不能令我發生興趣的。不錯，安有極優美的性質；但她平常就熱中這種事情，甚至想着如果男人沒有志願，那麼他的品性就不是完全無瑕。她曉得她如果和我結婚，她一定要使她推究出些理由來自解，不以我之沒有大大地成功些什麼，而感着羞恥。

藍
(站起來，把他的背向着壁爐。)胡說，我的孩子，沒有這回事！您太過謙遜了。關於和

她年紀不上下的男子的真價值，她曉得些什麼？（更加認真地）而且；她是非

順的孩子；她的父親的意思她一定視爲神聖的。您是曉得的，雖然她已生長得能辨

別是非了，但我不相信她從來有一次是照着她自己意思來決定那一件事，要做

那一件事不應做的。常常只是『父親的意思是這樣』或者『母親不喜歡那樣』

那差不多真的是她的過失處。我常常對她說她一定要自己想，纔行。

奧（搖他的頭）我不能要她嫁我，因謂她父親的意思，藍先生。

藍是的。或者不能，不自然是不能。我曉得的，不，您一定不能，但您用自己的力量打動她

的心時，她已能實踐她父親的意志，又可滿足她的心願，對於她那是最快樂不過的

事。您試問問她罷，您不試試看？

奧（又悲又喜的樣子）無論如何，我對您發誓，我決不向別人求婚。

藍呀，那可以不必。她會容納您，我的孩子，——雖然（此處他真的變爲很認真地）您

有一個大缺點。

奧（擔心地）是什麼缺點，藍先生？不如說，在我許多缺點中是那一點？

藍 我會告訴您，奧克台維阿斯（他從棹上取出一本紅皮的書）我現在手中有一本沒有被庸俗的絞刑吏所燒掉的書，那是最醜穢，最可譏，最有害，最下流的書。我沒有讀牠。我不願以這樣玷污道德之物把我的心弄污了；但我曾讀了報紙上所寫的關於牠的話，這個標題就夠了。（他念那標題）『革命家必攜有間，富有階級會員約翰，旦涅著。』

奧（微笑）但是價克——

藍（暴躁地）求求您，在我家裏不要叫他價克。（他重重地把書丟在棹上。於是，略為平氣的樣子，繞過棹子走近奧克身邊，緊迫而嚴重對他說）奧克現在我曉得我的死友說您是氣量寬大的孩子的話是不錯的。我曉得這個人是您的校友，我又曉得您能和他結交是因為您們兩人間有一種從幼小時而起的交情。但我請您顧慮顧慮境遇的變化罷。在我朋友家中，您是當作兒子看待，您住在那裏，那裏能夠把您的

奧

朋友饗以閉門羹呢。這個人，旦涅，幾乎從小時起，爲着您的緣故而在那處出出入入。他叫安的（Christian nung），和您一樣的自由。不錯，當她的父親還在時，那是她父親的事，不是我的事。旦涅這個人不過對於他是一個孩子，他（指旦涅）的意見不過是可以引人笑的东西，好像大人的帽子帶在小人頭上一樣。但現在旦涅是一個長大的男子，安是一個長大的女人，而且她的父親又去世了。雖然我們還沒有曉得他的遺囑的詳細項目，但他常常對我說那件事的。我一點都不疑惑，我是被命做安的保護人和委託人；正如我一點都不疑惑您是坐在那兒。（用力地）現在我告訴您罷，由對您的情誼中看起來，我不能亦不願讓安置身在這樣的環境中。將來她一定要接受旦涅這個家伙的慇懃。那是不當的，那是不對的，那是不親切的，您怎樣想法？

但安自己曾對價克說了無論他的意見怎樣他永受歡迎，因謂他曉得她的親愛父親的緣故。